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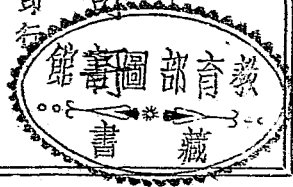
哥哥的先生山中

行印局書夏大海上

兒童故事叢刊 (歷史故事)

中山先生的哥

上海大夏書局印行



也算本書的例言

一 我們見過的中山故事，都是片段的紀載，本書則成爲有系統的敘述。

二 坊間的中山故事本，都是把史事剪短，便算了事，所以弄得一點趣味也沒有了。本書特側重兒童興趣，有時雖將故事詳悉深刻的解剖，然兒童轉因此更覺有趣。

三 坊間的中山故事讀本，都是成人的史傳的紀叙，本書的描寫，則純以兒童爲本位，故完全適合於兒童的閱讀。

四 坊間的一切兒童故事讀本，多是妖怪荒謬；本書則完全實人實事，可證可考，很可以養成兒童科學精神及適應真實生活的知能。

五 坊間的一切故事本，都是夢幻奇詭，易敗易成的假造事象，故易致兒童的意志力薄弱。本書則完全採用愈挫愈厲，百折不回的真實事象爲中心，對於養成兒童奮鬥猛進的精神，更是萬分需要。

六 坊間故事本，只博兒童一點虛浮趣味，對於現代精神，則毫末顧及。本書則不但有深厚趣味，而且描寫的中心，就是現代精神最高的主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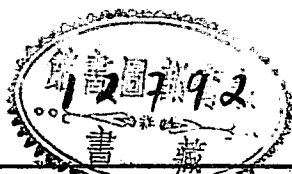
七 坊間故事本，純以個人主義，家族主義爲本位。本書則洗淨個人主義，家族主義的流毒，而厚培民族主義及救國主義之積極精神，在民族觀念淡薄的現在的中國，是爲兒童唯一的好讀物。

民國二十一年中山先生誕日作者周佛吸寫於澳門

中山先生的哥哥

- 一 中國伸到南海裏的兩個斧爪……………一
- 二 中山先生的爸爸在那裏學裁縫……………三
- 三 到翠亨去問中山先生的老姊姊……………七
- 四 爲什麼我不願回鄉種田……………一一
- 五 打倒以賭博害我同胞的仇人……………一五
- 六 誓除掉這害人的蝎尾巴蛇舌頭……………二一
- 七 中山先生及他爸爸是那一類人……………二三
- 八 我以後要永遠和罪惡去奮鬥……………三〇

九	請聽翠亨寶貴的故事吧……………	三二
十	在澳門出發……………	三四
十一	怎樣才能叫禿山不禿……………	三八
十二	我一生不會忘掉的話……………	四四
十三	總理故居的房院……………	四九
十四	中山先生之幼年及同伴……………	五二
十五	中山的哥哥給中山建築了偉大的基礎……………	五五
十六	偉大人物的偉大哥哥……………	六〇



中山先生的哥哥

一 中國伸到南海裏的兩個斧爪

我的朋友，我的三民主義之幼年信徒的朋友，你知道吧，你的小朋友，現在來到南海邊境的澳門了。

我是經過了香港，來到澳門的。

你知道嗎？那香港澳門，與我們中國，有多麼重要？假如我們的中國，是一個向南立着的螳螂，那末，這

05903

(南)

香港澳門，便是我們伸到南海裏的兩個斧爪！現在東邊的一個斧爪，被英國緊緊地束縛着。我在那裏，雖只住了一夜，但是已經覺得我們華人是一點自由都沒有的，尤其是我的爸爸，他直氣得半夜多還不能睡覺。我們早晨七點多鐘，便搭船來澳門了。澳門是由葡萄牙人管理着。東邊的斧爪，是英國用鐵繩來束縛，西邊的斧爪，是葡國用絲繩來束縛。鐵繩固然是堅硬，但是還沒有絲繩細束得更緊呢！

這兩個斧爪上，有很多故事，很多我們崇拜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，想來一定是你所極願意聽一聽的。但我

不是一個小文學家，不能用有趣的筆，告訴給你。我現在不管寫通寫不通，也不管寫成日記寫成信，反正是你所極願意聽的，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這樣給你寫下來了。

二 中山先生的爸爸在那裏學裁縫

我現在是在澳門住着的，就先給你講一講中山先生在澳門的革命故事吧。不，我不必先講中山先生的革命故事，爸爸對我說：應該先談談中山先生的爸爸，在澳門學裁縫的故事。

爸爸常常告我說：『父母好了，兒子會更好；父母不好了，兒子也會更不好的。』因為這個理由，所以我常常打聽中山先生的爸爸和媽媽的故事。親愛的朋友呵，我是多末的幸運，竟能跟着爸爸來到中山先生的父親曾經在這裏學過裁縫的澳門。

我天天去打聽這地方的小朋友，要他們告訴我，中山先生的爸爸，是在那條街上的裁縫鋪，學過徒弟。誰知道他們，都是張着口，瞪着眼，說不出話來。

最後又問我的爸爸，爸爸笑着先問我：『你知道中山先生的爸爸，多大年歲，在這裏學裁縫？』

『都說是青年時候，想來不過是二十多歲吧？』我不大敢決定似的，這樣回答我的爸爸。

『你知道中山先生，還有兩位哥哥，還有兩位姊姊嗎？』我不知道爸爸這樣問我，是一種什麼意思。但我是只能答他，不能反轉來去問他的。因為他當過十多年小學教員，他是很會問的，他問來問去，便使你自己會知道你自己的錯誤的。我是他問慣了的，所以一點也不敢去反問他，只謹慎謹慎地答道：『在中山故事上，看見他有的。』

『那末，你仔細的想想看，二十多歲的裁縫學徒，會

不會就有三個小孩子呢？」

『怕還沒有結婚吧？』我聽了爸爸的話，好像看見一個很窮的鄉下孩子，約二十多歲，跑到一個都市上去學裁縫，我覺得他什麼都沒有，萬不會結婚，更從那裏會有兒子。

『那末，你覺得他什麼時候會結婚呢？』

『他學好了裁縫之後，回到自己的家鄉，一面種田，一面給人家做衣服；又勤勞，又儉省，又忠誠老實，又極其做的巧妙，因此人人都給他找衣服做。這樣，他做了幾年，想來一定會發一個小財。發財之後，想着，他便要結

婚吧？」

我的話，使爸爸笑起來了，他連連的點着頭，我知道這是在誇獎我說的對了呢。

三 到翠亭去問中山先生的老姊姊

「那末，你想着，他結婚時候，有多大年歲了呢？」我和爸爸像這樣的說話時候，是常常要得計算着的。這時又照老樣的在心中暗暗的計算起來。

「我算着他回到家鄉後，總得六七年，才會發財，結婚。」

『照你的話說，他結婚時，要有三十歲了。再加上中山先生的兩位哥哥和兩位姊姊，那末由你算起來，中山先生降生的那一年，你說他老人家，約有多大年歲呢？』

『差不多四十多歲吧？』

『其實已整整五十四歲了。那末，從現在——民國二十一年起，算到中山先生的爸爸，在這裏學裁縫那一年止，你說有幾多年了？』

我又計算了好一大會，才對爸爸說道：『差不多要有九十多年——一百年那模樣！』

『你知道在這大都市裏，九十多年或百年之內，街道

會有多少變遷？」

「不知道。想着總會有好多次的變遷了吧？」

「是有很多很多次的變遷了。在很多很多次的變遷之後，你還會探問出來中山先生的爸爸，在那一條街上的那一個裁縫鋪裏，去學過幾年學徒嗎？」

「唔！我明白了！我所打聽的，因為年歲太久了，已經沒有人知道了。但是我的心中，是很想知道的。爸爸是很愛我的，而且也很會給我解決疑難問題，所以我就又不遲疑的問爸爸了：

「爸爸！我所打聽的，想來，是永遠不會打聽出來了

？」

「打聽出來，也不過知道是那一片土地，那一處房間，那又有什麼用處呢？」

『我是想知道他的故事！』

『想知道他的故事，還不容易嗎？我們到翠亭去問中山先生的老姊姊，那便會什麼都知道了！』

『唔！唔！唔！我們去！我們去！』我的一個心，喜歡得亂蹦蹦亂跳，好像孫悟空翻筋斗，一氣翻了十萬八千里一樣。

四 爲什麼我不願回鄉種田

『其實，不到翠亨，我們也會知道一點呢。』

『那末，就請爸爸告訴我，好不好？』

中山先生的爸爸的故事，我是想立刻就知道的，我望着爸爸的嘴唇，滿想着他快地給我講出來。但他的嘴角和眼角的笑紋，都動起來了；這使我知道，他不會立刻講出來。

『好早，我就想講給你聽呢！』這真使我得到意外的喜歡。『你知道中山先生的爸爸，學會了裁縫之後，爲什

麼不就在這裏做生意，發洋財；反轉來，回到翠亨，去出大力，做莊稼呢？」

「聽說是因爲這地方，又賭，又嫖，他老先生不喜歡，所以才決意回到翠亨去。」

我是照着我們小學四年級級任徐先生的話，講給爸爸聽的。我覺得爸爸是出題來考驗我，可是這一次我的回答，想來，又不會不及格了，因爲這意思，恰好我能夠記得到。

「你在開封上學，你在上海旅行，你來在這澳門遊玩，這三個地方，都是不嫖不賭的嗎？」

『不是。』

『那你怎麼不決意，回到我們的臨潁縣，雙樓周的小村上，去種莊稼呢？』

爸爸問住我了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答覆他。

『那末，你不願回去嗎？』

『不願回去！』

『回到那不嫖不賭的地方，不好嗎？』

『也好。』

『那你怎麼不願回去？』

『我想着，在這地方也沒有什麼！』

「那中山先生的爸爸，爲什麼要回去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這真把我窘住了，我覺得不回去，沒有什麼。但我們的徐先生說，中山先生的爸爸，回到翠亨去，是很對的。可是我爲什麼不願意回去呢？爲什麼不去學他老人家呢？難道我是個天生的壞人嗎？不，我不相信那壞人不會學好！況且我立志要學中山先生，同學們都叫我三民主義小信徒，先生們也多這樣說，連我的爸爸也是這樣希望我，我無論怎樣，也不會是壞人的，但我爲什麼不願回去呢？

咳！我想起了。這難題，非爸爸不能解決，我還是直

接了當的問爸爸好了。

『爸爸！這個，我不懂得，請你給我解釋吧！』

五 打倒以賭博害我同胞的仇人

『我問你：你怎麼覺得在這又嫖又賭的壞地方，也沒有什麼呢？』

『我覺得我也不去學它，它也不會染壞我。』

『你覺得那些好賭好嫖的人，都是立意去學它，才被染壞了嗎？你真是個小傻子！我告訴你：立意去吃鴉片，立意去喝酒，立意去賭博和嫖娼的人，我從來沒有看見一』

個：也許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過一個呢，但是這吃喝嫖賭的人，我眞見過的太多了。尤其是這個澳門，小至十三四歲的小孩子：老至七八十歲的老頭子，不賭博的，眞是難以找出來幾個。酒更其通行。吃煙嫖妓的，也比別處多得多。這些，都是染壞的，沒有一個立意要做的。你沒有聽說過嫖賭的故事嗎？人家常常說：「不怕不嫖，只怕不瞧。」你懂得這是什麼意思嗎？」

我不懂這是什麼意思，只好搖搖頭了。

「這是說：不怕人不去嫖妓女，只怕人不去看妓女，因爲你只要去瞧看她們，她們就可以染壞你了。瞧看她們

，就是接近她們，接近她們，她們就有方法染壞你了。這
是用眼接近，能夠染壞的一種說法，還有用耳接近能夠染
壞的說法呢？」

爸爸說到這裏，聲音很慢，我看他的意思，是不想再
說了。但是我很想知道那用耳朵接近的染壞法，我無論如
何，也不願爸爸就停止在這裏，不講下去。

『爸爸！爸爸！我還要聽那用耳朵的……』

爸爸笑起來了，他說：

『好的！我給你講。』我的心，這才放下來了，靜靜
的去聽爸爸的講談。

「俗話有一句說：『不怕不賭博，只怕聽說贏的多。』

「你聽說贏的太多了，你聽說贏家太多了，你聽說某人某人賭贏了；那你慢慢就上他的鈎了。你聽說過，以賭博賭贏，去發家的嗎？」

「沒有聽說過。」

「那是向來就沒有這事情的。只聽說以賭博賭輸而傾家破產的。但是賭博賭贏的這一回事，是常常聽說的，每次聽說某人贏了多少，心中便非常羨慕，兩隻手便想去拿錢試一試。你知道爲什麼想拿錢去試一試呢。」

「我不知道，想着是試試贏不贏？」

『爲什麼要試試？誰叫你去試試呢？』

『這個，我完全知道了，爸爸！請你告訴我吧！』

『這就是你的心中，已經有一部分染壞了。這染壞了一部分，要你去試試。』

『爸爸！我就是不去試，好不好？』

『那自然好一點，因爲你已經立意要防備那染壞的部分了。但是你從此之後，要還是繼續不斷的，去聽說某人贏了很多錢的話，那不但你防不住染壞的部分，並且染壞的部分，從此還要加多，將來你一定非賭不可的。』

『爸爸！我不聽他們說賭博，好不好？』

「那自然是很好，但你怎麼能不聽呢？譬如你在這地方，人家請我們吃飯，談起某人贏多少，某人贏多少，你不聽走去，就對不起主人，也對不起客們。所以在這地方，是無論如何，都要慢慢的學壞的。」

「那麼，這地方住的人，不都要賭博嗎？」

「這地方住的人，那個沒有賭博過？我們不把澳門政府打倒，在這地方住的同胞，是永遠沒有救星！不但這地方的同胞，就連廣東同胞的喜歡賭博，都是這個地方，給他們慢慢傳染壞了的。」

爸爸說的時候，兩眼睜的很大，拳頭握得很緊，他要

和以賭博害我們同胞的敵人拼命了。我心中想着，我也要
和爸爸一致的去打倒仇人，我的小朋友，也都要和我一致
的起來的。

六 誓除掉這害人的蝎尾巴蛇舌頭

爸爸領着我，在澳門跑了幾道街，他說：凡是寫着銀
牌二字的，都是賭場，我看見了很多。賣山票，賣白鴿票
的地方，也是一種賭博性質的營業。像新馬路，是很短很
短的，但是經營賭博的生意者，總在好幾十家以上。像廣
成，和濠興兩家，每家不管有沒有人去賭，但是他應出的

賭稅，每日至少也得在八百元以上，再加上他們的耗費，每日至少須得千元，那末，賭博的人有多少，賭的輸贏的總額數，每日至少也不會在兩三萬元之下，因為少了，便不能顧得住他自己的費用了。聽說 每夜一家就有十多萬或多至百萬的輸贏，要說全澳門每日或每月每年的贏輸總數，真會大到駭死人呢！所以爸爸會十分憤恨這裏害人的政府，他說：只要有一點良心沒有喪完的人，都會要集會起來，把這個蝎尾巴蛇舌頭的毒政府，給它打倒的。

我想向着我的良心發個誓：只要我們把中國整理得稍有一點眉目，能夠向着正軌走去，再不至有滅亡的恐怖時

候，那末，我們便應該立刻設法來這裏做救援同胞們的工作，不管受多大的困難。因為這種害人的蝸尾巴蛇舌頭，不立即除掉，那是人類中最大的一種恥辱呢！

這是爸爸和他的同志，告訴我的大意，我深深的刻印在我的心中，我將要至死不會忘掉的。

七 中山先生及他爸爸是那人類

「力兒！力兒！快些來吧，來我給你談中山先生的爸爸的故事。」

我喜歡得跳着跑到爸爸的面前，爸爸和我講故事，差

不多都是我請他講的，像今天他叫着我的名字，要我去聽，這是到澳門來的第一次。

『你現在懂不懂中山先生的爸爸，不在這裏做生意，要回到翠亨去做莊稼嗎？』

『爸爸！這個我完全懂得了。』

『你自己呢？你覺得這裏住着沒有什麼吧？』

『不！不！爸爸！這地方我覺得壞透了！無論如何，這地方我都不能夠住下去的。』

『你以前不是說：沒有什麼嗎？』

『那時候，我是不明白的。這時候我才真正知道中山

先生的爸爸是很對的。我想着只有離開這地方是最好。』

『你怕還是不明白什麼是最好？』

『我確信只有離開這地方最好？』

『誰離開這地方最好？』

『無論誰都是一樣。』

『小孩子，你還是不明白呢？我告訴你吧，人類是不會一般齊的，所以有的應該離開，有的應該留在這裏。』

『爸爸！我覺得像這有毒害的地方，罪惡的地方，誰都應該離開它的。不然，誰都要受到它的毒害呢。』

『你知道的，是普通的人，不然，便是他的普通的事

；像那些特別的人，或是他們的特別的事，就不是像你們小孩子所能知道的了。」

「爸爸！我知道你又要講那有趣的有味道的事情了！請你講得明白些，我相信我能夠知道的。」

「好孩子！你竟覺得那特別的人和特別的事，是有趣味的。我給你說：我可以把人分爲四類。第一類是壞人。像這地方開賭館及仰仗賭博吃飯的人，再連上那好賭的，他們是喜歡做壞事，喜歡造罪惡的人，所以一遇到賭，便染上了。第二類是平常人。他們也不去賭，也不恨賭，但時候長久了，便也染上了。像你初來時，你說在這裏也沒

有什麼，便也是這一類人的表現。」

『爸爸！我是個平常人嗎？』

我不知怎的，總自己覺得不是平常人，而且我也極不願只做一個平常人，所以我不知不覺的便這樣問了出來。

『每一個人，都是平常部分，特殊部分。他將來的成就，只看他的教育，環境及自修，是要他發展平常部分，抑或特殊部分。這平常與特殊的兩部分，生來時，也有多少的不同。平常部分多，而且沒有好機會的，便終成了平常人。特殊部分多，而且有好機會，或知道自修的，那便易成爲特殊人了。』

『爸爸！你還說那第三類是什麼樣的人？』

『第三類是帶點消極態度的特殊人。這一類人，對於罪惡，決不投降，決不妥協。他覺得沒有辦法，不能把這罪惡消滅，那他甯犧牲一切，也決不給這罪惡同在一處。

像中山先生的爸爸，便是這一類了。』

『第四類呢爸爸？』

『第四類是帶着積極精神的特殊人。這類人，對於壞事，就是對於罪惡，不但不投降，反來，要把它撲滅。就是不能以立刻的完全消滅它，但他是能消滅一部分，就消滅一部分；這時候能消滅它的，這時候就去消滅它；這時

候不能消滅它的，換一個時候，還是要去消滅它。無論如何，都不能讓這罪惡，永久存在於這天地間的。這類人，是不躲避罪惡，是要與罪惡面對面的交手打仗，賭輸贏，拼死活的。

『爸爸！好！這類人真好！像中山先生不就是這一類人嗎？這一類人，是我們的模範，是我們的導師！我們步步要學他這種精神！是不是？爸爸，你說？』

『是的。』

『對啦！對啦！我說是的就是的了！』

八 我以後要永遠和罪惡去奮鬥

『你完全懂得了吧？』

『不！爸爸！請你再淺近的，把這四類人，

別一下！』

『唔！是了。』

爸爸稍爲遲疑一下，便像想出了好方法一樣，又給我講起來了：

『第一類人，是有意去接近罪惡的，所以要說他是壞人。

『第二類人，是無意去防範罪惡的，所以他將來學好學壞，都不能自主，可以說他是平常人。』

『第三類人，是不與罪惡共地的，所以罪惡不會奈何他。』

『第四類人，是不與罪惡共天地的，他存在一天，便努力去消滅罪惡去討罰罪惡一天。這類人簡直是人類的救主，是社會的福星！』

『爸爸！爸爸！我覺得我們就是這一類人！』

『要是好好的努力，將來也許成爲這一類人，若給你以前所說的，只知遠遠地避開罪惡，或竟無意思的甘與罪

惡共處，那便永遠不會成爲這一類人呢！』

『爸爸！我以後，要永遠和罪惡去奮鬥！你覺得怎樣？』

『那自然是再好沒有的了！』

九 請聽翠亨寶貴的故事吧

中山先生的爸爸的故事，我已經明白個大概了，在這些故事的講談中，爸爸給我多少好的教訓，使我能夠成個堂堂的人的好教訓！真的！我覺得爸爸真是第一個善談故事的人，假使中國多有這樣的教育家，我想着：中國很容

易就強起來了。

爸爸告訴我，要我好好的準備，明天就要從這裏，搭岐關汽車，上翠亨去謁拜中山先生的故居。他說，那裏有很多寶貴的故事，值得幼年青年人一生不要忘記的好故事。我聽他說了，我的心突突的跳着。我的東西，都準備好了。但是爸爸的意思，是要我準備一個心，據他說是一個虛靈的心。我不知什麼叫虛靈的心。但我的心，可以裝進去幾千幾萬的故事，尤其是關於中山先生的，這能不算算虛嗎？

至於說靈呢，怕我更不明白。但是也很奇怪，我們的

級任先生，或其他教我們的先生，只要給我們談中山先生的故事，我都會記得。不過他們都沒有爸爸那麼懂得的多！懂得的深透！凡爸爸給我講的中山先生的故事，我都會永久的不忘。

朋友們呀！等着吧！明天我到了翠亨之後，將有很多寶貴的故事，奉告你們呢！

十 在澳門出發

我們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早晨，就準備好了。但汽車未來，我們不能不暫時等着。

九點多鐘了，這裏的天氣，和中原大不相同，烈日的炎熱，在黃河流域，你總疑惑着是新雨後的六月天呢。

爸爸說：『在我們的家鄉，你在這九十月間，穿什麼衣服？』

我想起來了，我棉衣棉褲，都要穿上了。可是現在呢？我還穿着夏布呢，而且還覺得很熱。這就是我們中國南部的氣候。這立刻使我感到我們的版圖廣大了。

汽車來了，我和爸爸一同上了車，不大一會，就到了關卡地方。這地方，是葡國與中國的交界處。我們坐的岐關車，就是從這關卡到石岐的往來的汽車。有非洲的黑人

，來查車，這當然是葡人養的了。

過了關卡，沒走上幾步，又有人來查車，這是我們中國的警察了。這時我是多麼喜歡啊！我好像住在外國幾年，而現在又一步踏上了中國的國土。

爸爸說：『過這一道關卡，你有什麼感觸嗎？』

我想着：爸爸一定也有很大很多的感觸，不然，他必不會問我呢。

我想着：我們來拜謁國父的故居，但我們自河南到此，已經過了三次外國，第一是上海的租界；第二是英國的香港，第三是葡人的澳門。現在才算又踏上了中國的國土。

！這到底是我們的國家太大，抑是我們的國土被人家分割的太多呢？

我們拜謁總理的故居，必須備嘗這些恥辱的經過。爸爸說：『這就是給我們的好教訓，給我們的千金不換的實際好教訓！歐人因為爭取耶教的聖地，不惜奮起了十數次的十字軍。我們拜訪我們的聖地，必須經過被人家割去的土地，這是以救國為主義的國父給我們的又一面的好教訓！』

爸爸給我說的時候，他的眼瞪着，他的拳頭緊緊的握着，我也不知不覺的，跟着他瞪起我的眼，跟着他握起我

的拳頭了。

十一 怎樣才能叫禿山不禿

一程山，一程水的飛渡着，走了一程，我的心裏，以爲又逼近總理故居一程了。多麼喜歡啊！在這一程一程飛渡着的時候，有一樁事情，使我不能放下，就是爲什麼我們中國的山，都是禿着頭，不但沒有房屋，甚至連一株樹木都不肯栽？

我們剛才走過去的那關卡外邊的山，就是葡人管理的澳門的山，都是滿滿的長了一山樹。爲什麼一到中國的境

地，這些山，便完全沒人去管了？我心中實在疑惑：

『爸爸！爸爸！你望那山，那禿頭的山！』

爸爸略望了一眼，便不理會我了。望着他的樣子，好像很傷心似的。這使我更加疑惑了，我真過不住我的心：

『爸爸！你難過了嗎？』

爸爸抬起頭來，望了我一眼，似乎是抑壓住了他的難過，這才給我說：

『你幾時看見我難過過？難過是弱者自尋煩惱的行爲！真正有作爲的人，真正革命黨人，是只有對一切的征服！只有奮進！決不會難過的！』

『那末，你那樣沈默，沒精神，似很難過一樣。』

『沈默就是難過嗎？你這孩子的見解真奇怪！』

爸爸說着笑起來了。我知道他是笑我的見識太差了。

但我並不像平日一樣，一招了沒趣，便不好受起來，甚至面紅耳赤，心中像一團烈火燒着的不自在。這時候，我知道爸爸不是難過，我的心，就好受得多！至於爸爸的笑我，我知道那是愛兒子的熱誠裏邊的笑，是沒有一點惡意的。有時我的小朋友，看見爸爸笑我，他背地裏竟會哭了一大場，因為他的爸爸，並不笑他，惱起來，嘗一拳一脚的痛打他一頓。我又問他：

『爸爸！我猜着你在想！』

『想是想，但你猜是想什麼？』

『想那些禿山，是不是？』

『是的！但你怎麼知道？』

我完全是不知道，不過是冒猜一下，誰知竟猜中了。

我喜歡得笑着不能答他。

『你這孩子，似乎是有點聰明！』

『爸爸！不是！是我冒猜！』

我趕快的辯駁。不是我不喜歡誇獎，實在是因爲冒中。把冒中當成自己的聰明，那是很危險的。這事情，爸爸

給我講得很透澈，所以我不能不聲明。

『就是因爲你無意的冒中，才說你有點聰明！』

『你爲什麼要猜這禿山呢？因爲你還沒有忘掉這禿山』

『爲什麼忘不掉這些禿山呢？因爲你牢記着澳門那些不禿的山。

『爲什麼要牢記着澳門那些不禿的山呢？因爲你已知道山有多大價值，與我們民族有多大好處。所以在禿不禿的對照中，無形中惹起你的大注意了。

『把禿山變做不禿，把荒地變爲不荒，這是中山先生

所最注意的。一部實業計畫，全是爲此。想實現民生主義，也全看這事辦到辦不到！」

唔！我明白了！爸爸沈默時候，便是想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呢。

「爸爸！有什麼方法，才能把禿山荒地，弄到不禿不荒呢？」

「先把內亂掃平，使中國永遠統一起來。然後我們都注全力振興實業。那自然就能夠做到了。」

「爸爸！要誰去做呢？」

「現在是我們做，你們學；將來，我們老了，就全讓

你們去做。你們要想做得效，現在就得好好的學！」

我喜歡極了！我想着：將來我們一定做得很好，因為現在我是好好的學，而且爸爸已做得很不錯了。我跟着爸爸學，一時一刻都不懈怠的學着，爸爸已做了一半，我們更拼命的做去，還不是一定做好嗎？

我真喜歡極了！

十二 我一生不會忘掉的話

汽車到了翠亨站，我和爸爸下了車，從這裏，向左邊走去，不到百步的樣子，便是我們特地來拜訪的翠亨村。

了。

村子裏，約有六七十戶人家，差不多都是坐西向東，只有總理的故居，是坐東向西的。

故居的前面，有很多的樹木，其中有一株老榕樹，幹很粗，枝很多，蔭很深厚。聽說總理幼時，常常在這老榕樹下邊休憩呢。

村子的遠遠近近，四面都有翠綠的山，還有一面，濱臨着浩淼的九洲洋。原來，總理是生在一個靠近海洋的羣山中的小村子裏的。

爸爸說：『總理的天性，一方面是山一般的穩重，一

方面是水一般的靈動，這怕與他生長的地方，是有關係的。
。二

但我覺得我將來是要學總理的，我的家，是住在中原的太平原裏，雖濱臨着著名的小潁河，可是沒有一點山，也不會靠近一點海洋，難道我便沒有學成中山先生那樣的希望了嗎？

這意思在心中悶了幾天，曾不注意的問過爸爸。爸爸說，事情不是那樣呆板的。呆板着去看事情，那便是一頭大傻子了。

這一點，我不大明白，爸爸允許我，以後慢慢的解釋

。

他的話，最使我記得，而且感着興會的，是我生長的地方，也很好。他說我，生在好多山環繞着的羅山城裏，城的南門外，便是淮水的支流。他又說：這是就小的部分說。大的部分，還更好。這些山，是橫隔豫鄂的大別山脈的支派。從此以北，便是全世界第一大平原的中原。若能像這大山大平原的堅決及雄渾的氣象，那便成了世界的第一了。

他又說：山水能影響人的性質，但不能決定人的成就。水是交通的爸爸，更能增益人的知慧。如中山先生不近

九洲洋，便沒緣和外洋接觸，那裏會有這樣大的成就。

但當我疑惑我們不曾接近海洋，怕沒好的機緣的時候，他又說我緊緊的近鄰着平漢鐵道呢。

他又說：中山先生十三四歲，出洋到檀香山，我現在僅僅十歲，便也到過京滬港澳。在機緣方面，並不弱於中山先生。

他又說：人的成就，雖很需要好的機緣，但成就的決定，仍全在自己的努力。

爸爸這一些話，真是長着鐵鈎子的利害話，說出了他的口，鑽入了我的耳，便永遠鈎住了我的心。我想着，我

一生也不會忘掉它呢。

十三 總理故居的房院

我和爸爸，走到總理故居的大門前，略略的停了一下，看看門上的牌號，是壽屏街第一號。

門及圍牆，都是有點西洋式樣。牆並不高，是白色的，很遠便可以望得見。門在圍牆的當中開着。顏色已不鮮新。

門裏邊是一個庭院，院子裏邊，雖不很大，却很清雅。

院子的左邊，有一株酸子樹，樹已很高，可以和故居的三間樓房一般齊了。

院子的右邊，有一眼深井。當這樓房沒有建築時候，井的地位，是祖先的舊房，正是放着大床的地方。據說，中山先生便是在這大牀上降生的。

這三間樓房，上下都有走廊。

在樓房右邊的小道中走進去，是中山先生舊日的老廚房，鍋，碗，盆，刀之類，一一齊全，和貧民窟裏的做飯地方，差不了多少。

我和爸爸，跑到這裏來，媽媽和姊姊，也在外邊教書

，常常幾年不回臨的老家。但我是回去過兩次的，我的老家中的廚房，可以說是和總理故宅中的廚房一樣。尤其是廚房右邊的小院，讓雞，鴨，小豬們佔領着的小院，真是和我老家的宅後邊的小院，是一模一樣。我家中是窮，是做莊稼，總理的爸爸也是做莊稼人，所以後院這樣相似。

爸爸說：「中山先生，一意救國，不暇顧到家，所以家中弄成這樣。」我也覺得中山先生的故宅，太平凡了，簡直和我們以前沒飯吃時候一個樣，這是說他的後院的。前邊有西式的樓房，自然比我家好的多了。

爸爸說：『人物的偉大與否，不在享受的豐富與否。不，應當反過來說，爲民族與社會的効勞愈大，而享受愈小的，那樣的人物就愈偉大。爲民族與社會的効勞愈小，而享受却愈大的，這樣的人物，就愈爲渺小。』

總理怎樣爲國家効力，然而他的享受，竟那樣吝嗇。總理真是我們的模範！真是我們的導師呵！

十四 中山先生的幼年及侶伴

我們初到故居前院的時候，有一個年老而肥胖強壯的人，來招待我們；後來，我們問明白了，知道他叫陸華禧

先生。

陸先生很和氣，很誠懇。他說話，我們也能夠懂得。

他說：總理奔走革命時候，他常常跟隨着，因此，他到過很多地方，對於各地方的話，他也能夠懂，能夠說。

他也是翠亨村的人，比總理小六歲，是總理小時的遊伴。在幼年時候，他常常聽總理的指揮，去玩各種的遊戲。

總理小時的遊伴很多，因為他自己是有主張的，因為他是不欺負弱小，而並且還要扶持弱小的。所以除了特別壞的孩子，或是年歲已很大的孩子，都願意和他在一塊。

玩。

不過總理，確有點特別。他不是專喜歡貪玩的，他是有些和大人一樣，有很多正大的主張，所以他就不能完全去做小孩子的唯一領袖。能做小孩子唯一領袖的，是那些年歲已大的壞孩子。那是沒有正常職業，並沒有好的習慣及認識的人，他們便是專以玩為正當職業的。

在陸先生的嘴裏，我們得到了很多總理幼年的故事。他說：總理小的時候，性情剛烈，一見不平的事，便想動手去打。我看陸先生簡直把總理描寫成一個幼年的俠客。

他還說總理叫他找硝磺，找小砂子，做成炸藥，製成地雷，在各處轟炸着玩。有一次，把地雷的炸藥，去當押店的門口邊炸，店內的人，後來很不高興。陸先生並不肯講明要炸當押店的原因，但我想，總不外當押店用金錢去欺負窮人，不然的話，少年的總理，必不肯無故去拋炸呢？

十五 中山的哥哥給中山建築了偉大的基礎

當我們跟隨着陸華禧先生，走進總理故宅的樓房裏的時候，第一眼所望見的，便是總理的遺像。就在望着總理

遺像的一剎那間，看見了和總理並肩坐着似的，另一個遺像。最奇怪的，是這一個遺像上的面貌，和總理的面容，非常之相似。

當我驚奇着，跑到那遺像面前看望時，唔，是民國偉人壽屏先生。

壽屏先生是誰呢？這便是總理的胞兄德彰公的字。是了，我們看見故居的門牌上，寫着壽屏街，那便是紀念總理的令兄呢。

壽屏先生，為什麼也稱為民國偉人呢？這意思，我曾背着人，問過爸爸。爸爸說：「總理的成就，差不多要有

一半，至少有三分之一，是與壽屏先生有關係的。」

那自然，我會要求爸爸給我講明白的。

爸爸說的大意思爲：總理的偉大基礎，是由於他少小時，便到了檀香山，但沒有壽屏先生的檀香山農墾事業，總理那裏能夠十三歲便跑到檀島呢？

總理十三歲那年的五月裏，跟着他的媽媽楊太夫人，跑到檀島去。那時，他就住在茂宜島的愛槐鎮裏，學習些商業。

十四歲時候，才入火奴魯魯的英國教會學校，在那裏學習英文。

直到十六歲時候，才在那個教會學校中畢業。

到十七歲的時候，是那年的秋天，才又入聖路易高等學校肄業。

十八歲那年的春天，轉入到夏威夷大學裏邊。到那年的六月，才回中國來。

總理第一次到檀島，是從十三歲那年的五月裏，直到十八歲那年的六月裏，這不是整整五個足年嗎？

十三到十八這五年，是人類一生的智識基礎，最關重要的時期。而總理却將這五年，放在人種最複雜，思想最自由，一切制度習慣全與中國大不相同的檀島。試想這與

總理的成就，會有多大的關係吧。

我們知道：總理一生，都是喜歡思索，喜歡研究的；這一方是他的天才之表現，一方也是他幼年的環境，給他養成的。

我們想：以他那樣的天才，遭遇着這麼多奇異的新鮮的常常變換着的環境及事實，他能不運用他的思想嗎？他能不在這惹人思索的好多事實裏，去研討切當的真理嗎？我們說：總理的偉大的基礎，都是在這時候養成的，實在也不能算過分。

這是說：壽屏先生，給總理建築了偉大的基礎。

十六 偉大人物的偉大哥哥

總理的革命大事業，是誰幫助他，做成第一次的開端呢？

爸爸告我說：也是總理的哥哥，壽屏先生，有這種特識，有這種魄力！

總理二十七歲，在香港雅麗醫學校畢業，得了博士學位。在距翠亨不到百里的澳門，設一藥店。這個藥店，現在還存在着，在新馬路路西，匾額上至今還寫着中山始創。

二十八歲，和陸皓東由上海到天津，上書李鴻章，詳悉陳述救國的策略，當然李鴻章是不能行他的計劃呢。

二十九歲，又跑到檀香山，在那裏創立興中會，決計實行革命運動。

但是信仰總理的運動的非常之少，假使不是壽屏先生相信，並竭力幫忙，怕是不會有多大効果呢。

壽壽先生相信，壽屏先生幫忙，爲什麼就會有大的効果呢？

我們試想：壽屏先生，那時候在檀島，有沒有相當的勢力？有沒有相當的聲望呢？

翠亨附近的鄉人，跟隨着壽屏先生到檀島開墾的，有百數人。

這些人，本來都是不敢去的，有壽屏先生作保障才敢去的。本來也都是不能去的，有壽屏先生，擔任他們的路費，到檀島之後，並且擔保他們有工作做，他們才能夠去的。

這些人，對於壽屏先生，當然是十分相信的。

就是在檀島住了很久的華人，看見了壽屏先生的事業，看見了壽屏先生的聲譽，看見了壽屏先生能指揮百數人在那裏工作，當然對於他，也有相當的敬仰呢！

所以那時候，壽屏先生肯相信，肯幫忙，別的人，隨着壽屏先生，也多相信了，也多幫忙了。

就是有的不能夠立時相信，不能夠立時幫忙，也因爲壽屏先生的緣故，對於興中會的運動，對於革命的運動，就有了幾分重視了。

總理於二十九歲那年的十二月，回到香港。三十歲那年的正月二十七日，就在香港，成立興中會的幹部。到二月裏，幹部會議議決，軍事上的計劃及青天白日的國旗。

就在那時候，設立一個農學會於廣州，名義上是在那裏，研究農學；實際上，那便是我們的革命最重要的軍事

總機關了。

到秋天的七月八日，又在香港的西營盤杏花樓，開了一次會議，討論攻取方法，直到八月，軍事的布置，才算完全決定。

那時，已約定日期，在廣州發動，不料九月九日，廣州的機關部，忽然被清吏搜查，於是陸皓東，程奎光等都被捕去了。第二天，我們裝載槍械的船隻，由香港到廣州的岸上時，又被搜檢，把所有的槍彈，都截去了。捕去了丘四朱貴全等四十多人。二十一日丘四陸皓東朱貴全等就義於廣州。

這就是總理的革命運動，十次失敗中的第一次。

第一次革命，怎樣才能夠發動呢？發動之前，經濟的來源，從那裏籌劃？同志們的集合，緣由於何種因素？

既失敗了之後，從何處再籌集款子，招集同志，維持同志，使不致一敗塗地，而且能夠再接再厲，終致屢蹶屢起，得到最後之勝利的。這個最基本的支點，不是別人，就是總理的哥哥。壽屏先生。

支持總理的革命運動，使敗而能再起的，是壽屏先生。

使總理真正認得僑胞的要求及力量，因而能夠永遠支

持着革命運動的，是壽屏先生。

建築總理革命的基本學識的，也是壽屏先生。

壽屏先生的幫助總理革命，及其教導總理，維持總理，我們不管他是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，但是總理的得有很大的成就，壽屏先生之功勛，實在是很大。

這真是偉大人物的偉大哥哥！

——(完)——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印刷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發行

中山先生的哥哥

801

全一冊 定價大洋二角 另加郵費滙費

著者 周佛吸

發行者 何炳輝

印刷者 大夏書局



總發行所

上海
東棋盤街六〇三號
大夏書局

13.33
254

622

772226

(2)

17
400